

戰時小叢刊之十六

戰時小

丁巳

廿七年十月置

# 目次

一二八的炮手·····	郭沫若	一
摩那里莎·····	巴金	三
失去爹媽的根子·····	靳以	九
一個明朗的故事·····	鄭伯奇	一三
大砲主義者·····	王任叔	一七
一段速寫·····	艾蕪	二四
慰勞·····	周文	二七
俘虜·····	黃源	三三
虹口在火燒·····	白兮	三六
大鵬·····	柯靈	三九
姚營·····	黃大白	四八

## 一二八的砲手

郭沫若

刮了兩天的暴風漸漸鎮定了，今晨分外的穩靜，含有焦灼意的蟬聲，一大清早起

王走來了，說有一位吳履遜住南京飯店，想和我見面。

這消息，真是令我喜出望外。

我立地便請朋友替我打電話去，請他即來。

履遜是日本士官學校畢業生，前十九路軍的團長，一二八上海事變時，最初向日本人發砲的，便是他了。

十九路軍雲散後，他曾遊歷歐洲，後復東渡日本。我是前年（一九三五）在東京和他相識的。體魄甚魁梧而性格極豪爽，我自己曾在文人中要算是並不怎樣孱弱的人，然而和他相形起來，却儼如本尊佛旁的一軀小小的站像而已。

他在東京住不很久，在前年三個月間，因有職務，便回到廣州去了。去年廣州統一，曾一次傳出過他的遇難消息，以後迄無着落。不想出他居然到了上海，而且我有在上海和他相見的機會。



366128

不一會履遜果然來了。

魁梧豪爽不減當年，而在這民族抗敵情緒高潮期中，似乎更顯得慍悍。

他和我強烈地握了手，不顧座中尚有他客便和我高談起來。

他說，他是從廬山下來的，在上海聽說我回來了，探聽了好幾天，昨晚才算找到了線索。

他又說，他和他的夫人，已經一個月不通信了，她正養了一個孩子。日本人該沒把她逼回國去？

履遜夫人也是日本人，但無論怎樣，我想這逼迫回國的事情斷斷乎是不會有的。

你的太太此刻怕在哭吧？他又突然問着我。

那可說不定，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信來。

你把地址告訴了沒有呢？

到了上海後是告訴了的，不過，沒信來也有點好處，免得知道了家裏所應有的情形，使心裏難受。

我回頭要送你一些番菸……履遜說着，但我沒有等他把話說完。

我已經戒了菸了。

喔，他驚訝了一下。

酒也戒了。

你是完全從新做一個人？

是的，我想那樣。

他又更加強烈地和我握手，兩眼放着喜悅的光。

在這兒關於抗戰的估計，彼此還說過一番話，但事關軍事機密，只好從略。

快是吃中飯的時候，我邀大家出去吃飯，履遜才匆匆忙忙地說，我是今天便要到廣東去的，立刻便要上船。

你我何必還要拘形跡呢？他又說，我們是用不着請吃飯的那一套的。

那也好，我現在正苦於沒錢用，你回了廣東可否替我設設法？

那是一定要幫忙的，沒有錢心便安定不下去，便不能做事體了。

說着他匆匆忙忙地便告辭起身，又是一番強烈的握手。

（光明）

## 摩娜·里莎

巴金

「你看這個外國女人美不美？」朋友林喝完了他面前那盆俄國菜湯，忽然側頭去望鄰桌，暗地指着二位女客問我道。

我沒有說什麼。心裏想：你倒有這種閒情！這朋友剛從被日本飛機轟炸過的地方跑到上海，兩點鐘以前纔離開那堆積着人山似的南站，並且還被人把他的綢大褂撕破了一塊。現在到很安閑地評

些女人了。

「我看相貌也很平常，」另一個朋友淡淡地回答一句。

「不是，我說她有點像達文奇畫的摩娜·里莎，」林感動地主張說。這時他似乎動了靈感。我想他一定還有許多話要說。但是高射炮底聲音晴空霹靂似地突然響起來。飯店裏起了小小的騷動，三個客人急急付了賬走出去。林也忘記了摩娜·里莎似的女人，只顧低頭吃麵包。

那位女客還是安閑地坐着。她旁邊坐了一個四歲左右的微胖的孩子，她正用叉子把一片番茄送進孩子的嘴裏，臉上露着微笑，但這微笑看起來總像帶了一點寂寞味。

這女人我在×××飯店裏面遇見過好幾次。第一次她是和一個中國男子同來的。以後就只見她帶着孩子來吃飯。最近一個星期裏，我每天正午都會在這里遇見她。她帶着孩子靜靜地坐在她常坐的那座位，眼睛常常求助似地往四面看，臉上露着帶寂寞味的微笑。每次她和茶房或孩子低聲講一兩句話以外，我不曾聽見她和誰說過話。

長長的面孔看起來很純潔，棕色的頭髮垂下來梳成兩根小辮子，一對大眼睛天真地動着，在白色長袖的衫子上罩了一件馬甲似的衣服，是絳色的——這一切使她更像一個少女，而不像是那孩子的母親。

我不能斷定她是一個什麼樣的人。連她的國籍我也不能夠知道。她講話講得那麼少，而且聲音

是那麽低，我甚至聽不出她講的是什麼一種語言。所以對於林的議論，我並不表示一點意見。我這時也沒有心腸注意這種事情。我們走出飯店，我就把她忘在九霄雲外了。

過了兩天，我又去那飯店。這次我是一個人。那個外國女人已經在那里了。她看見我似招呼非招呼地對我一笑，顯然她還認得我。看她那神情，好像她迫切地需求着朋友的幫助似的。我不知道這是什麼緣故。但我也含糊地打一個招呼。我揀了靠窗的一個座位坐了。

孩子頑皮地纏着母親要求什麼事情。母親俯下頭對孩子解說。孩子忽然發覺我在看他，他害羞起來，扭着身子要把臉藏在母親的身後。做母親的微微笑了。她抬起頭善意地對我一笑，嘴微微一動，像要說什麼話，但並未開腔，她又把嘴唇緊閉了。

我一面喝着俄國菜湯，一面奇怪她會有什麼話要和我說，會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幫助。我自己實在不能解答這疑問。其實也用不着我來解答了。我聽見她在說話，而且說的是一種我能了解的語言。她在和茶房講話。她說着法國話。而那茶房所能懂的除了中國話外就只有英俄兩國的語言。她可以說一兩個中國字，但意義很難被人了解。所以她和茶房談了半天，還不能明瞭彼此的意思。茶房很着急。她的臉也紅了。我聽懂了他們兩人的話，再也忍耐不住，便自動地出來做一個譯員。

原來她在這飯店裏包伙食，到今天還沒有滿期。她要到別處去，所以要把這裡的事情結束。我使他們明白了彼此的意思。我幫忙她把這事情解決了。她微笑着向我道謝。

我看見現在有一個機會了。我正想知道關於她的事情，我便趁着這機會問她要到什麼地方去。我想她大概不會拒絕回答我這問話的。

她果然露出歡迎的表情，邀我坐到她那一桌去。我也不推辭，便端起面前那杯紅茶走了過去。

「我要到杭州去，我去找我的丈夫，我姓孫，」她坦白地開始說。

我想起我見過的那個中國男子，我知道他一定是她的丈夫。孫字就是他的姓。但他是一個怎樣的人呢？我只見過他一面，不過我還彷彿記得，年紀不到三十是個平常的端正的相貌，只有兩隻眼睛和一般人的不同，牠們是光芒四射，給全個面孔添了光彩。

她似乎知道我的心思，她接着說：「我的丈夫你大概在這里見過的。以前我們每個星期日總到這里來吃飯。他每個星期六都回來，從沒有間斷過。」她停了一下，側頭看看她的孩子，孩子坐在椅子上，上注意地聽她說話，連動也不動一下。我無意間瞥見了孩子的眼珠，我不覺吃了一驚，就已經是那麽光亮了！我明明在那父親的眼腔裏看見過的！

「然而我有兩個星期沒有得到他的信息了。」那女人帶了焦慮地說。「他連一個信也沒有！他從來不是一個這麼疏忽的人。一定有什麼事情，所以我預備找他去。」

她說了這些話，但我始終不知道她的丈夫是個什麼樣的人。我也不明白她為什麼要這麼着急。我便問道：「孫先生在杭州做事情罷？」



她聽見這問話，臉上憂慮的表情立刻消失了，代替這而出現的是得意的神氣，顯然她是以她的丈夫的職務而驕傲的。她說：「他是一個空軍少佐。他駕駛飛機的本領很高強的。他平日就盼望着這戰爭。他盼望着這樣的一個機會，他常常說要給一二八以來那些無辜的被轟炸者報仇。現在機會來了。」

孩子聽見這話，忽然從椅子上跳下來，他纏着母親嚷道：「媽媽，我要看爸爸駕飛機打仗。」

「不要響，等一會我就帶你找爸爸去。」她側着身子在安慰孩子，孩子不作聲了，却假着她站着。她又抬起頭和我講話，她的臉也不像方才那樣地光彩了。她用低沉的聲音說：「我知道我會做到那樣。現在機會來了，他會像別人一樣地盡職的。他常常說血的債，要用血來償還。他常常說他要用他的血來洗滌過去的恥辱。我怕我到杭州去也不會找到他。他也許不在杭州了。昨天聽說中國飛機被打落一架，駕駛員落在敵人陣地裏不肯做俘虜，他打死了幾個敵人然後自殺，我不知道那個人的姓名，但我疑心這會是我的丈夫。先生，你也知道這個消息嗎？」

「是的，我也在報上看見。那的確是一個勇敢的人。」我只能這樣回答。我的心被同情和敬崇佔有了。但同時又似乎有一個沉重的東西壓在我的心上。

「我想一定是他！他是一個勇敢的人！」她忽然睜大眼睛興奮地說。

「那不見得就是孫先生，我想他大概是安全的。我希望你在杭州找到他。」我壓抑住奔沸的感

情溫和地安慰她道。

她搖搖頭微笑了，這是悲憤的微笑，這是苦痛的微笑，她說：「先生，你不要以為我就只知道個人的幸福。我們法國人和你們中國人一樣也知道愛自由愛正義的。我們從沒有在強權下面低過一回頭。」過後她又改正似地說：「其實我現在也是一個中國人！我能夠做每個中國女人所能做的事。我也願意我的丈夫爲着他的同胞的幸福犧牲。現在整個的中國怒吼起來了！這正是用血償還血債的時候。要是我的丈夫真的犧牲了，這正是他的幸運。我會好好地教育這孩子，這孩子很像他的父親，他將來也會做他的父親所做過的事，我相信抗戰一定會繼續下去，一直到在這土地上的人民得到解放的時候。」她愈說下去，態度愈是激昂，臉紅着，兩隻眼睛火炬似地在我的面頰上燒灼，她像一個煽動的演說家，把我的感情完全征服了。她點燃了我的熱情，使我的全身起了一個劇烈的震動。我覺得羞慚，過後又起了崇敬的感情。

我想說話，表明我的心情，但是我的心跳動得太厲害，我突然變成口吃了。這時孩子在旁邊催她。她站起來，不等我說話，就伸出手給我，一面說：「我走了。謝謝你。我想我們將來還可以見面的。」她停了一下，又加一句：「在更好的情形裏。」她鼓舞地對我一笑，在她那大眼睛裏我看出了樂觀的表情。她的眼珠原來是和她丈夫的一樣明亮的。

「在更好的情形裏，」我感動地緊緊握了她的手，口裏含糊地唸着這句話，我還想挽留她，但是

她匆忙地牽着孩子走了。我癡呆地望着玻璃門。那兩根棕色的小辮子還在她的腦後晃動。

以後我就沒有看見那個女人。過了兩天朋友林和我再到×××飯店去。他喝完了紅茶預備動身的時候，忽然記掛似地說：「怎麼今天沒有看見摩娜·里莎？」

「摩娜·里莎？」我驚訝地說，我還不明白他在指誰。

「你不曉得？你不要裝假了！」他譏笑地說。

我並不理睬他。我在想一件事情。有兩根棕色小辮子在我的眼前晃動。我記起了一個法國女人對我說過的那些話。

(烽火)

## 失去爹媽的根子

靳以

不知道被誰從睡夢中拖醒來，六歲的根子糊里糊塗走了許許多多的路。在先他還以為是做夢，到兩條腿再也拉不開了，脚底磨得生痛，他纔記起來這不是夢。

他把臉朝右仰望一下，爹爹的眉頭緊縐着，汗水流下來，右肩擔了兩竹筐破亂的什物；一句話也不說，靜靜地走着。朝左望着媽媽，媽媽的臉顯得更長了，懷裏還抱了兩歲的妹妹；一面走，一面扯開了衣服，讓孩子吃着乳頭。他再也走不動了，就叫着：

「爹，我要歇歇！」

沒有人理他，被爹爹和媽媽各拉了一隻的手，更拉得有力了，想撒賴坐下去也不可能。正在這時候，突然轟地一聲響，他大大打了一個寒戰，兩條腿就像有了力氣，不知不覺地比先前走得更快了。路上的人擁擠着，誰也不能停留下來，或是把脚步放慢。都是朝了一個方向走，好像那邊就是天堂；可是誰也沒有想到天堂的哪一個角落，是準備來安置他們的。

忽然間，後面的人跑起來了，許多人跑到他們的前面去。他正想不出這是爲了什麼，他就聽見粗暴的聲音叫着：

「八各雅路——快快的——」

他實在是沒有法子跑，爹爹也像是精疲力盡，穿着黃黃軍服的日本兵，從後面一槍托正打在爹爹的背上，踉蹌地跌下去，把他也拉倒在地。媽媽懷裏的妹妹哇的一聲哭了。

「快，快。」

明晃晃的槍刺在爹爹的眼前閃着，爹爹和他都爬起來，收拾打翻了的竹筐，帶釘的皮鞋又踢在爹爹的身上。

爹爹不喊痛，只是咬緊了牙，把竹筐收拾好，又牽了他的手朝前迅速地走着。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他問着爹爹，爹爹並沒有告訴他，只是說：

「不要多說，快點走！」

一路上他聽了不少大小爆炸的聲音，他想問爹爹這是不是過年放爆竹，他沒有問，因為他想到爹爹不會回答他，而且他也想到過年時候每人的臉上都帶了一副快活的樣子，不會像這樣愁眉苦臉的。

終於他們走過那座大橋，根子還記得就是前幾個月那座橋不知道爲什麼戴了一頂電燈的帽子，現在那頂帽子沒有了，下面堆了沙袋和有刺激的鐵絲。他們是從一條縫裏鑽過來的。

過了橋，他真走不動了，爹爹纔把肩上的擔子放下，他就坐到地上。媽媽倚着牆，把孩子交給媽媽抱。他忽然想起來他所鍾愛的那隻大黑貓，就問：

「媽媽，怎麼不把黑貓帶出來呵！」

「小鬼，你當我們幹什麼去，我們是逃難呵！」

隨着這句話來的是一巴掌，把他打哭了。

淚眼模糊地看到許多條腿在他面前幌過去，好像那隻大貓來了，他高興地站起來，走近纔看出是一個外國巡捕。

那個外國巡捕不說話，用手揮着，媽媽好像懂得了，把孩子又交給媽媽，挑起擔子走。他的兩隻手

又爲爹媽分拉着向前捱路。

街上的人真多，車也多，有的路却很空靜，因爲不許他們這樣的人走過。他又想起媽媽說的逃難有點不明白，就問：

「逃難是怎麼一回事呵？」

「問什麼，奔命吧！」

走到什麼地方想歇歇脚也不可能，這邊攆到那邊，那邊又要朝前走。他真有點不明白，好好地爲什麼不呆在家裏，東走西走，實在却是沒有地方可走。

突然間一聲不知有多麼大的音響，像是把他的兩隻耳朵都震穿了，眼前只是白茫茫的一片，什麼也看不見，覺得兩隻手緊緊地被拉向地下。他沒有倒，還站在那裏，臉和身上都覺得濕膩膩的。漸漸地他看見爹爹和媽媽都伏到地上，小妹妹不知到那裏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呵？」

再沒有人回答他，不但媽媽的嘴不能再張開來，就是頭也不知道飛到哪裏去了。媽媽的另一隻手臂不見了，背上的骨頭都露到外面。爹爹媽媽牽着他的兩隻手，仍舊沒有放鬆。

他哭了，沒有法子用自己的手抹眼淚。他雖然是盡力號着，許多救急車的警笛聲和鈴聲却蓋住了他的聲音。

六歲的根子，就這樣永遠地失去了他的爹爹和媽媽。報紙上的記載說他是幸運的生存者。就是這樣活下來也許不是幸運的，他該記得殺死他的爹媽的仇人，長大了懂得復仇，那他纔真是幸運的生存者了。

（烽火）

## 一個明朗的故事

鄭伯奇

根發一面開着車，一面暗地裏在想：

「這胡老板未免太對不起人了。店裏堆着那麼多的米，買主來了，老回說是斷檔。就是老主顧拿現錢來買，他也只肯賣給一斗半斗，多了怎麼也不肯。現在却裝滿了這一卡車，叫我送到日清洋行去。這不是叫我去做漢奸嗎？」

想到這裏，他好像對馬路上走的人生氣似地把喇叭使勁地捏了幾下：

「嗚嗚嗚……嗚嗚嗚……」

馬路上走着那麼多的人。有的背着一捲草蓆，有的提着一包衣服，有的還抱着小孩子。男男女女，老老小小都帶着憔悴的顏色，一串一串地向這邊走來。

「是難民呀！都是叫鬼子兵打毀了房屋，那些無家可歸的難民呀。」

他想起了早上隔壁阿福告訴他的話：

「東洋賊老吃了敗仗，中國兵打進虹口了。」

他想跳下車去問問打仗的情形。從那兒逃出來的人也許知道得更清楚。但一看了押貨的小鬍子端坐在傍邊，他便止住了念頭。

「小鬍子這傢伙，媽的，真不成東西！明明是一個中國人，偏要給鬼子幫忙！鬼子打咱們中國，中國人不賣糧草給他，天地良心，這一點也不錯。日清洋行那些買辦都嚇得像縮頭烏龜似地不敢出面，偏你小鬍子鬼計多端，會假用什麼俱樂部的名義來替東洋兵買米。自然提起你們俱樂部的那些人物，上海灘上誰還敢放半個屁呀。真他媽媽的！」

想到這裏，根發只有搖頭歎氣的份兒。不過他這嘆氣並沒有出聲，只是用勁把喇叭多捏了兩下：「嗚嗚嗚……嗚嗚嗚……」

馬路上的難民是越來越多了，頭頂上，飛機是在軋軋地作響。路上的人都急忙躲向兩邊走。有些年輕人揚起頭來要認清那飛機是中國機還是敵機。

「不過這總怪胡老板不好。他跟小鬍子是通氣眼子的。他明明知道小鬍子給東洋兵買糧就不應該買給他。虧他還說得出隨便什麼人問，別說是送到日清洋行去的。呸，你們這些比狗還不如的漢奸呀！」

車開到了大千世界門口，馬路上是擠滿了人，根發只得再捏了幾下喇叭：



「嗚嗚嗚……，嗚嗚嗚……，嗚嗚嗚……！」

街心的人想讓開一條路，可是怎麼也讓不出來。他只能煞住了車，跳了下來。

「根發，快點開車呀，辰光不早了。」小鬍子在後面叫起來了。

「媽的，你們這批漢奸，總有一天不得好死的！」

心裏很很地罵了一句，可是馬上他覺得臉上發燒，好像給誰打了一下耳光似的。

「你罵人，你不是漢奸嗎？這幾千難民給東洋兵趕了出來，你却給東洋兵去送糧食！」

一股莫明其妙的火氣衝上了他的心頭。他一脚跳到卡車上，用他從來沒有過的那麼大的聲音

喊道：

「各位逃難的朋友！這是賣給東洋人的白米，大家分呀！」

難民都呆住了。小鬍子由車裏跳了出來：

「根發，你瘋了嗎？這是同仁俱樂部的官米，誰敢搶！」

根發又氣又急，臉都發青了，他跳到人中間，顫聲叫道：

「他是漢奸！別聽他胡說！這米是日清洋行托他給東洋司令部買的！」

「根發你……！」

小鬍子話還沒有說完，只聽得「拍！」的一聲，一記耳光飛上了他的右臉。

「打漢奸！」

潮一般的人聲吼了起來。小鬍子被壓在一堆拳頭的底下了。

「搶！」

另一種喊聲潮一般地從後面湧了起來。只見幾千隻手箭一般地飛到米袋上去。一霎時滿了一卡車的米袋都給拉到街上來了。

「大家分米呀！」

後面的難民也擁了上來。巡捕趕了來，也只能站在旁邊看着。

隱隱地聽見小鬍子哼呀哼地喊救命。

根發倒冷靜了。他只縮在一邊冷眼觀看。看見卡車空了，他才跳進了開車的坐位，向大家打了個招呼：

「各位朋友！我王根發今天才做了一件痛快事。現在我要把車開到前方去了。」

說着，他拉了一下喇叭：

「嗚嗚嗚……嗚嗚嗚……」

大家讓開了一條路口。他把車頭轉了一轉，一直朝西開去了。

（光明）

## 大砲主義者

王任叔

屋子里顯得非常緊張。人們要是突然闖了進來，就會覺得透不過氣來似的。空氣如同一座磨石，沉重地凝住。

屋子左角，芬卿正在專心構想一幅故事畫，預備畫在臘紙上，油印出來，發散給難民去看。畫題寫在白報紙上：「漢奸的下場。」故事的結構，儘在她腦子裏儘轉。她想捉住這故事裏漢奸的典型的性格，給反映在他面部上。有時覺得應該給他腦壳上添些縐紋，表示陰險，有時覺得應該畫得像個大腹賈，葫蘆臉，泰然的神色，一個十足的沒腦子的白癡。臘紙也已經撕去幾張，她還不能管住自己的筆，跟想象一致。她陷在死一般的沉默裏。

在她面前，有兩排桌子，同志們正在用棉花翻入灰色背心里去。每人都鋪上一層棉花，再鋪上一層；但還覺得不夠厚，最好能厚到幾尺，方纔甘心似的。她們的心裏，都洋溢着無限的愛情，如同慈母手製兒子棉衣時似的。即使是年輕得沒有可能發生那種母愛的小方，總也覺得每一片棉花纖維裏，藏着她一生未曾經驗過的喜悅之情。她們全都在心裏默禱着，她們的工作，靜靜地進行着：「可敬愛的戰士啊！你們用每一滴血來保護我們祖國的土地，我們也將用所有的溫暖來保護你們的每一滴的血！」

人們感激得不住在酸心，在喘鼻。喜氣洋溢的臉上，閃發着兩隻包住晶瑩的淚水的眼睛。「可敬愛的英勇的戰士呵！創造歷史的英雄，養育我們的，不是我們的父母，是你們！是以自己的生命換取國家的生命的你們。」

嚴肅的靜默，無限地擴張開去。洋台外的法國梧桐，在秋風中沙沙發響，如同一旅軍士，整齊步伐，向敵人的陣地夜襲，顯出肉搏戰將要開始之前的嚴肅與緊張。同時又夾雜着鄰屋縫紉機斷絕的軋聲，益發襯出這屋子裏靜默的嚴肅，而且莊麗。

四萬五千萬條心在齊聲跳躍！四萬五千萬口氣在齊聲喘呼！

突然，樓梯上發出迫擊砲似的一陣響。正在翻棉花的小方回過頭跟左手邊小陳，低低說了一句：「喂！準又是大砲主義者回來了。」

果然，不多會兒，門檻上出現了一個修長的影子。長的臉子上，現着無限的憤激，披散着短髮。纖瘦的臂膀下，夾着一帙傳單，有畫圖，也有小冊子。她怒氣沖沖的用皮鞋後跟，猛烈地敲響地板，一陣風似的掠過她們面前，把一帙傳單，哄的一聲，拋在芬卿的案桌上：

「怎的啦，老把釘子給我們碰！老把釘子給我們碰呀！」

身子就像塌倒似的碰的，靠坐在芬卿的左手邊椅子上。穿着半高跟皮鞋的左腿，彷彿一枝攔淺船上的桅桿，昂然打斜蹺起。

「連一個傷兵病院的門都打不開，我們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呢——還有什麼工作可做！大家趕快停下針綫來！停下筆來！停下一切來！回家去！回老家去！靜着！靜着！死聲沒氣着！讓敵人的飛機的炸彈，大砲的砲彈，機關槍的槍彈，擊穿我們的屋頂，擊穿我們的腦門，擊穿我們的心，擊碎我們的一切吧！——死吧！同歸於盡吧！我也不要這個祖國了！祖國！祖國！我那可憐的祖國呵……」

地板接着又是一陣響，那枝擱淺船上的桅桿消失了，修長的影子倒在直到此刻還在靜默地運用想象力的芬卿的身上：

「姐姐！可憐的好姐姐，你還在用什麼心思呢？我們是被關出門外了！」  
瘦削的臂膀，彷彿一隻餓鷹，搜過桌面；地板發出嘩啦啦的一聲，芬卿手上的一枝鐵筆，被擲在地  
下滾去了。

「怎麼了卓君？不是你發瘋的時候呀！」芬卿回過淡白色的臉，緩緩地說，兩隻深沉的眼睛，透過白金邊的近視眼鏡，向修長的影子靜靜的注意着。

「怎麼能叫我不發瘋呢？連一個傷兵病院都不讓我進去呀！那裏有我的靈魂，有我心愛的寶寶，有我的呼吸，有我的心肝，有我的至高無上聖潔的情人……他們流了血了，斷了臂，傷了腿了，爲了祖國，爲了你，也爲了我，不應該去安慰嗎？不應該用我的愛去溫暖他們嗎？然而，然而，還是第三個然而……一千一萬個然而……唉！我真的要急死了！這麼碰下釘子去，這麼……」

她說着說着，直說到全身發抖了。芬卿還是靜靜的微笑着，一邊起來將她按住在原坐的椅上，拍着她臂膀，緩緩地說：

「好妹妹，靜一靜氣吧！救國本來是個艱苦的工程，便是碰上一萬個砲彈似的釘子，我們也不應該着急的吧！」

卓君臉子發青的仰看着芬卿，如同瘋人被枷鎖似的發着呆。過後，又突然暴跳起來：

「好姐姐，你能靜，我可不能靜呀！」

「那麼你真個是個大砲主義者了，而且是日本兵艦上的高射砲，一見我國飛機影子，便喘不過氣來似的放射……」

「哈哈……啾啾……」

一屋子揚起了哄笑聲。這大砲主義者在這場合，照例是張開大口放不出子彈來了。臉色變得更青，淡白的眼光，爛漫地漂浮到屋子的角角落落。最後是閉下眼，咬緊着嘴唇，有兩條銀色的蚯蚓，從她粗大的睫毛間爬了下來。

屋子暫時復歸於靜默，緊張。

接着，芬卿又慢慢的說出一串略帶安慰的解釋：關於傷病院的種種困難情形，不一定任何人都可去慰勞的，尤其是宣傳，也許會由激情而影響他們生理上必須的靜養；但慰勞與宣傳，對於傷兵遠

是必需的，要有計劃，要有分寸，要有輕傷和重傷的分別。一味的拒絕，自然是當事的愚劣；我們對於這座門，還得設法使它打開——

「好妹妹，別着急。我們的抗戰是持久的，你那顆熱烈的心終會有寄托的地方……要是你能在一萬公尺以上，才開始爆炸，那才是最好的高射砲呢！」

又是一陣哄笑聲。

「真的。我們的工作，就得有這樣的耐心。」芬卿轉向那哄笑着解釋。「能這樣才可以擊落敵人的飛機呀！我知道卓君一定能做到這樣的程度。」回頭，芬卿又拍了一下卓君的肩膀。「是不是，卓君，你要知道傷兵大都是有兩種情緒：暴躁和悲觀，這是生理的殘缺的影響，他們需要的，是娛樂性的安慰，不是你大砲主義的宣傳呢。好妹妹，忍耐一點，做你的工作去吧！」

這大砲主義者果然漸漸靜下去。芬卿也回到自己案桌旁，繼續她那想象：葫蘆臉……八字眉……大肚子……還需加上一件馬褂……唔……芬卿在咬着下唇。

屋子裏第三次回復了靜默。洋台外的梧桐的響聲和鄰屋的縫紉機軋軋聲，漸漸增高，成爲一種壓力似的，封住這裏的靜默底外擴。

卓君歎了口氣，走到自己工作的案頭去。因爲出身在地主的家庭，她從來也沒有用過針綫，不能縫紉背心；她担任的經常工作，是將一塊木頭的方印，蓋在一塊小方白布上。那木印刻着「努力殺敵」

抗戰到底！并祝兄弟們康健！」三橫行祝詞，印在白布上，預備縫在背心裏的。她一張一張的印刷着，她的心又一遞一跳的躍動了。她沉住氣，一連印上了二百張；她再也忍耐不住的又叫起來：

「姊妹們，我們是用最大的祈誠來信賴我們抗戰的領袖，我們的實行抗戰的政府了，但終久還有誰——誰還不信賴我們民衆呢。我們的思想，祇有一個：抗戰。政府的路也祇有一條：抗戰！把我們煨成灰，磨成粉，怕也不能在我們灰粉裏找出一「抗戰」以外的成分！我們是償付了最大量的信賴了，竟還有誰，不相信我們呢？——互信呵！你怎麼竟像隻遨遊海外的白鷗，總老不回到我們這土地上來呢！

……」

翻棉花的一排桌上，開始又浮起低低的嗤笑聲。

「不是可笑的事。你們別再奚落我了，我說的是真實。一百個真實，一千個真實。」卓君一邊繼續蓋印，一邊顫音的說，「也許我是個瘋子，是尊大砲，但瘋子的話，正是現實的反映！大砲的叫聲，正是壓迫的反抗！用相互的批判，來消除這猜疑不更好麼？爲什麼要老叫我碰釘子，要把我關出門外呢……我但願我但願這木印子，這一小方的布塊，帶去我的心，我的愛情，和每一個可愛將士聯結起來，我給你們一千個吻，一萬個吻，一千個安慰，一萬個安慰帶去！帶到前綫去，還帶去我一萬滴眼淚……我是想死你們了，愛死你們了……」

於是，她又突兀地站起，在每一塊被印刷過的小白布上，接上一個熱烈的吻。終於弄得滿嘴都是



紅色的印泥！正在靜靜用想象力的芬卿，這時也不得不在衆人哄笑中抬起頭來，一看到卓君的發狂的舉動，她禁不住高笑了。

「卓君，別那麼瘋狂，你的愛是偉大的，但工作却更偉大！」芬卿靜了一下自己，又說也祇有工作能打破別人的猜疑，打開一切的門，多印幾張布片吧，快去洗淨嘴臉來。別老使那大砲的狂氣了。」

衆人接着又是一陣狂笑。卓君茫然若失的站住，咬了一下牙，全身通過一陣緊張，悄悄退到這屋子的後間去。那是她的臥室。她在那裏呆了老一會。她躺在床上靜靜地想，她終按不住心頭那種火一樣的熱情，她想哭，她也想叫。明知這哭叫，於實際無補，但她想不出更實際的辦法。她終於想出第一次用怎樣熱情的筆，寄托對於一個男子的愛情。爲了這，她遭遇到無比的淒慘的收場。她知道，從此便變成歇斯里的了。爲什麼一個女子的愛情一定要寄託在一個男子身上呢？由於芬卿，她覺悟過來。芬卿叫她愛這國家，這民族，這廣大的人類。芬卿的話對她是有力的，在任何場合，她有不得不屈服之勢。但她一受挫折，又覺得熱情無所寄託。她想哭，她想叫，芬卿又時時阻止她哭和叫。她將怎麼辦呢？

從床上起來，她靠在桌旁坐下。她拿起筆，開始百無聊賴的書寫，突然她腦子里一亮，她寫下了一封信：

「我最最敬愛的兄弟，我願以火一樣熱烈的心，和你們鐵一般的意志結合起來。你收到這一件棉背心穿在身上，就如我衛護着你，使你不受敵人的砲火的損傷。我是一個女子，我祇望一個英勇衛

國的無名英雄做我終身伴侶。你如其得勝回來，你就有娶我的權利。憑着這，就是我的誓言！我決不會欺騙你！我等待着……」

擱了筆，念了一遍，她覺得舒適了，彷彿自己的身心什麼都有着落了。她再在末後注下了一行：

「你未曾見過面的愛人黃卓如。」

她於是悄悄地把這紙頭疊好，揣在懷裏，從縫紉室裏拿來一件棉背心，向同事借一付針線，儘自做起活來。同事們都吃驚地看着這大砲的鎮靜態度，艱難地把蓋過印的一塊小白布，縫在背心裏面，空了一角，縫得像個口袋似的。接着同事又看到她把一封信塞在這裏面。

屋子裏仍舊保持了嚴肅的靜默。她含笑地向芬卿飄了一眼，她覺得更舒適了。

法國梧桐上，透來知了的叫聲。天地充滿了秋意，它是嚴肅的反抗！（世界知識等戰時特刊）

## 一段速寫

艾蕪

「你們這次損失不小吧？」

一個青年學生，是在難民收容所服務的，閒的時候，坐在難民睡的草蓆上面，就隨便同幾個漢子這麼攀談起來。起先他看見大家有幾分拘束，也有幾分茫然，便把「損失」這個術語，再說具體一點，譬如說自己的家，給火燒掉了，心裏難不難過之類。

「這有什麼難過？」一個年青工人，樣子活活潑潑的，就接嘴說話：「只有我老婆想不開，才哭哪。我罵他，蠢豬！三塊半一個號頭的狗窩，大小六七個躡着，汗臭死了，你還想牠做啥？燒就讓他燒好了。你看這裏高房大屋的，有你住，有你吃，你一生一世，做夢還沒見過哩，哭個什麼蠢豬！」

他說話的神氣，就像又在罵他的老婆一般。另外幾個年齡大的工人，也許是小販之類，面孔上已添了一層飽嘗人世辛酸的戚色的，聽他如此說，就寂寞地笑了起來，並向屋子的四壁，望了一望，「真的，這是從前絕對不能進來的地方囉！」

青年學生又解開當胸一個鈕扣，讓發汗的身體，涼快一點，一面就着他的話，笑着迫緊一步問道：（意思想同他開點玩笑）

「那麼，照你看來，這次東洋兵打我們，你到高興了吧？」

青年工人就像上了什說當似的，連忙毛焦火辣地分辯：

「那怎麼能夠這樣說我！那怎麼能夠這樣說我……提起東洋赤佬來，說句真心話，你們不見得就比我恨得厲害些……我告訴你，他們在廠里面，踢過我哪……我們粗紗間，你去問一問，哪一個不恨死東洋赤佬……這一次，不論什麼都給他們燒光了，嚇，我會高興……我又不是傻子！」

旁邊一個中年工人，却拍一下他的肩膀，嘲笑道：

「乖乖，你不會高興……我不是說你冤枉話。叫旁人說吧，你這幾天來，誰像你那樣喜笑顏開的，

比過年還高興。」

這話說着他了，年青工人就搔着頭，面紅口吃地說道：

「我高興……我認賬……可絕不是像他說我的。我會高興東洋赤佬打我們。」

年青學生，拭一把額上的汗，笑着解釋道：

「我不是把不好的派給你，我是怕你會那樣……」

話還沒說完，年青工人就搶着繼續說的話：

「這叫我怎麼說呢？……咳，難道這點我都不該高興麼？我告訴你們，自從一打仗，我就朝着大康紗廠那面吐一口痰……媽的，老子再不受你的氣了……先前，爲了老婆孩子要飯吃，我是不敢這樣幹的……現在怕什麼呢？這里有房子住，有飯吃，你們先生，又這樣招呼我們，教我讀書，教我們唱歌。」

……  
年青學生都冷冷靜靜地說道：

「可是，這次要不是我們的士兵努力，英勇地抗戰，老哥，你休想我們會在這里招呼你們。」

「……你聽，那邊炮聲打得這樣厲害，此刻那里是我們高興的時候……」

那「我們此刻該做什麼呢？」

青年工人不好意思起來，囁嚅地問：

「那還不多麼比如……」

青年工人不待他講完，就搶着說道：

「不要說了。先生快去打聽打聽……不論做什麼，我張大扣子第一個就先報名。」

接着還拍一下他裸露的胸口。

（救亡日報）

## 慰勞

周文

幾十隊慰勞隊高高興興的領了慰勞品，拴好臂章，拿着旗幟，向全上海的醫院分頭出發了。我們這一隊只有三個E、D，和我。去的是一家比較小的××醫院。到了門口，向童子軍說明來意的時候，穿白布外套的院長也走了出來，接過公函去展開看了之後，笑道：「歡迎歡迎！」

童子軍喜歡得跳了起來，馬上幫助E把腳踏車上的慰勞品卸下來，又幫他把腳踏車拴好，我們就進來了。院長一面伸手來拿我們抱着的兩大包慰勞品，一面說：

「這衣褲自然歡迎，但敝院還有得夠他們換的，所缺乏的就是薄被，希望……」

「很好，我們回到救亡協會去一定說得到，要求他們下次辦來。只是這衣褲頂好由我們親自一個一個的送到他們手上，以表示我們慰勞的微意。」

院長立刻皺起眉頭道：「這不必。由我們在他們要換洗的時候發給他們就是了。因為你們現在

「發會把他們的秩序弄亂起來的。」他的手一直抓住慰勞品的帶子，我們只得放手讓他拿去了。最後，他向我們提出一點注意：

「希望諸位進去，看他們的時候，頂好不要問他們的話，因為你一問，他們總不免要談起打仗情形，會無意間洩漏軍事的祕密。因為我曾經奉到過命令。」

「自然，自然。」

我們踏進第一個房間的時候，使我發生一種陰森和嚴肅的感覺，全身都頓時起了痙攣。眼前的屋子非常昏暗，一順排着十幾架鉄床，只有打前窗射進來的微弱光線照見每張床上躺着受傷戰士的身體。戰士們都沉默地抬起頭望着我們，黃蠟般的臉色都表現着緊張和驚異。D走在前面演說似的致起慰勞詞來了，說完的時候，每張臉都現出笑容，點一點頭，仍然把頭翹着。

「這裏都是重傷。」院長說。

我們興奮的望着他們。他們也興奮的望着我們，就好像有千言萬語要互相傾吐出來，但我們不便問，他們也不便說，只用眼光表示出彼此無言的默契。終於，D嘆一口氣，用懇求的眼光看了院長一眼之後說道：

「好，我們只這麼着吧，弟兄們為國家為民族流了寶貴的血，沒有表示我們敬意的，現在就請弟兄們寫幾個字給我們，讓我們向全國民衆廣播出去，同時也留作紀念。」

所有弟兄們都微笑的點頭道：「好好。」

但大都不能動。躺在最後一張床上的一位弟兄說道：「好，我來寫罷！」

D把筆送在他手上，把紙鋪在他床前的几上。他側着頭想了一想，寫道：「只有軍人能救中國。」其時，一個傷兵從旁一道門進來了，一手扒緊牆壁，一手提着褲腰，咬住牙一拐一拐走來，顯得非常吃力。E一把將他的手臂抓住，一步一步輕輕扶上床去，使他躺好，替他把腳抬上床，他的臉色頓時發光了，深深地看了E一眼，眼眶邊起着潮潤。馬上彷彿滿屋子都更加嚴肅起來。那寫字的弟兄立刻說道：

「不對不對，我要重寫過。」他於是把紙張翻面來寫道：「我們要為民衆流血到底！」旁邊署上他的名字。

我很感動了，全身都激蕩着高漲的洪流，彷彿在響應着弟兄們激蕩着的洪流似的，要求起着更大的融合。當我們踏進第二個房間，十幾個弟兄從床上一翻爬起，向我們迎來的時候，我全身都像觸了電般，不由自主地喊起來了：

「弟兄們！我們民衆來慰勞你們來了！你們爲了……」我的聲音完全變了，一點也不受我的支配地發生劇烈的顫動，好像要和淚一起從眼耳鼻口亂衝出來，我說不下去了。是的，記得我在北洋軍閥時代的隊伍裏，在內戰的戰場上，不知道見過了多少帶傷了的弟兄，然而我們彼此間都是隔膜的，

都是互不關心的；然而現在一切都截然不同了，彼此間的關係是這麼的親近，我看他們就像看一些彷彿闊別了多年的老朋友，然而却是簇新的新人，爲民族生存而抗戰的弟兄！我還需要甚麼話來呢！

兩個女看護快活的一跳，尖聲向陽台喊道：「喂，來啲，人家來慰勞你們來了！」  
但沒有回應，女看護立刻跳去拉出幾個弟兄來。

「東洋鬼子的飛機你們還沒有看夠麼？儘去看甚麼呢？來，人家來看你們！你不是說過麼，等傷好了，再回去打鬼子飛機麼？」她說到最後，把臉一偏，笑了。

他們聽見我們要請他們寫幾個字的時候，一個輕傷的弟兄（他是特別給我印象深刻的一個）他，五短身材，厚實的胸膛，寬闊的肩膀，黑紅的圓盤臉，銳敏的眼光，兩手鉄樁似的撐着方棹邊沿，向着對面一個穿藍色衛生衣的高大漢子喊道：「排長！來來！你來寫！」

「我寫甚麼呢？」排長遲疑的咬着兩眼，「你寫吧！」

「嘖，排長，當然由你來代表我們大家寫囉！隨便你怎麼寫吧，就是說我們當兵的對於民衆的希望就是！」他說着，就把紙筆塞在排長的手上。

排長看看紙，又放下道：「我又不曉得你們的名字！」

那邊床上躺着的一個弟兄立刻在床頭取下診斷牌，遞過來了。但排長皺起眉頭道：「喂，我寫甚麼好呢？」



一個女看護却又把筆硬塞在他手上：「哪，這又不要緊，你就寫了吧。」她轉頭來向我說：「他們不是同一個隊伍的。」立刻她又望着排長了：「可不是一樣麼？反正都是自己人！」

排長想了一想，才寫道：「還我河山。」

我們說，只要能寫字的都希望寫一點。旁邊一個傷兵立刻抓起筆來寫道：「軍民合作。」

「哦！是這樣的麼？」圓盤臉好像突然醒來似的說，也抓起筆來寫。他寫了「軍民聯合」四個字，隨即把筆一擲，滿臉發光的向我們笑道：「對罷？」

大家都跟着他快活的笑了。我們別了他們向着另一個房間走去的時候，排長追來了，從D的手上把那張紙拿下來，一面說：「唔，原來是這麼寫法的！我剛才還以為是大家合起來寫一個呢！我要去重新寫過。」

但女看護立刻在他手上奪下來了：「算了吧，這又不要緊的！你那句話不是也很好？」

在最後一個小房間只有三個弟兄，且照例向他們致了慰勞詞之後，院長忽然不見了，我們都立刻感到全身活潑，和第一個弟兄談起話來。而在他旁邊床上坐着的另一個弟兄更興奮，兩手動着，暢談他一禮拜前在羅店的戰績，唾沫星子都濺了起來。當他說話的時候，我看見那邊躺在靠門後床上的第三個弟兄，直看我們，好像在等待着我們馬上到他面前去似的。但是這邊這弟兄正講得高興，我們都不忍離開，只聽見這弟兄說道：

「……我帶傷的那天，戰事更激烈了。我們已經兩天兩夜沒有吃飯。但是誰都沒有嚷要吃。叫哨那時候，鬼子的飛機好幾架就在頭上旋，丟了不知多少炸彈，鬼子陣地裏的大砲也不斷轟，轟得地都發抖，我們却不動，等着。鬼子以為我們都死光了，一個衝鋒又衝上來。我們的連長，這實在是我們的好連長，他真勇敢得很！他拿着槍跳到我們前面，喊聲衝鋒！大家都跟着他衝過去了！我們的喊聲真是震得天翻地覆了，嚇得鬼子立刻混亂起來，我幾下子就打翻了幾個。可是就在這個時候，我帶傷了。」他用手指着他腰上包紮着的傷口，興奮的把滿是白沫的嘴閉住。

「你要我們幫你寫信回家麼？」

他露齒苦笑一下：「家麼？在羅店已經給鬼子燬了！」

我們對望着，好久都說不出話。他把臉沉了一會兒，隨後咬緊牙關，把手一揮說道：「是的，我們只有把鬼子消滅才能活！現在，國家就是我的家！」他捏着筆戰顫的寫道：「誓不與日寇共存亡。」（七）

院長來催着我們走了。我跟着 D、E 剛剛踏出房門的時候，立刻發覺我們太粗心了；因為躺在靠門邊的那個弟兄我們還沒有和他談過話！他兩眼顯出輕蔑地送着我們的背影。我立刻回進門裏去，但他馬上把頭掉開，拿紙扇把臉遮住。我站在那兒真不知道要怎麼才好。D、E 而他們已跟着院長走了很遠了，我又只得追了出來。一個女看護斜刺裏走過來，在我耳邊說道：「你們來慰勞他們，不要光做儀式，頂好是個別的和他們談談才好！」

我的臉和耳根都發了熱，感到非常慚愧。末了，向她苦笑一下，點頭表示雖受她誠懇的指摘，就追出醫院門口來了。其時，院長正在向D、E說道：「我這裏的傷兵最需要的是香煙，你們下次能夠帶點來就更好。」

「好，我馬上去買點來吧！」我搶着說。我心裏已決定只有借着這香煙的原由，又可以和那被忘却的弟兄談話，以補我們粗心之過。但我把煙買來的時候，院長却接了過去說道：「好，你都交給我，我代你們分給他們吧。」

我要求再和那位弟兄見一見。

「下次再請來吧！」他攔住我微笑的說。「他們已經很疲倦了，還要讓他們休息休息。」

我們只得走出來了。但我心裏一直感到不安，難過，彷彿壓上一塊沉重的石頭。我時時總好像看見那輕蔑的掉過去的頭，以及那遮住臉的扇子。呵，我甚麼時候能再去看他呢？我只有默默地禱祝他的健康！

(烽火)

## 俘虜

黃源

中川由太郎聽着同房的三個伙伴漸漸熟睡，他有些着急了，他不住地在床上翻來覆去，拚命也想能安睡下去。三天前他自願地被中國兵俘獲，押送到這臨時俘虜所。前幾天被上級軍官無日無夜

驅使着，生活在獸性的瘋狂中，他跟着伙伴們躲在沙袋鐵板後面，聽着中國兵遠遠擲來的爆發的手榴彈聲，連珠似的槍砲聲，悲壯而激昂的嘶殺聲，他們都失魂落魄地平伏着，以顫抖的手指機械地亂扳着鎗機應戰，待到中國兵一衝上來，前面的伙伴血肉濺飛地消失了，後面的就把牙齒一咬，掉頭在紛亂中偷偷地一鎗，結果了在後督戰的官長，於是全線奔潰。中川由太郎也曾經把這些狗蛋官長幹了一二個，而且也是屢次在奔潰時沒命地逃跑得最快的一個。有時他跑時透一口氣，偶而掉頭一看，看見後面不及奔逃的伙伴們，擲棄了鎗械，跪在地上，狂呼饒命，中國兵也就只顧前衝，並不虐殺他們，而成了俘虜。於是有一個念頭在中川由太郎心上閃過：「這倒安全了。」他這樣的戰了幾天，逃了幾天，虧得他逃得快，身上雖有幾處輕傷，總算還留着一條命，可是眼見自己的一大隊，經過了幾次補充，本隊的伙伴祇剩三五個了。

大前天的傍晚，他又在緊急的命令之下，集合在司令部前的馬路上，準備向八字橋增援，新的大隊長在出發前訓話：「今晚一戰在任何場合，不得後退！違者鎗決！我們要保持着皇軍的威儀，殺盡不法的支那軍民！援軍日內即到。我們要感恩天皇，使我們享受着盡量發揮世界無敵的皇軍的威力的光榮！粉碎上海！征服支那！壓倒世界！」整個隊伍却冷然地聽着這空虛的叫嚷，中川由太郎則暗自冷笑着：「無日無夜的戰，逃，伙伴都死光了，我的命也遲早逃不了，但我不願把命這樣冤枉的送掉，今晚冒一冒險，找『安全』之道罷！」就在那一夜的八字橋之役，他首先擲了鎗，做了俘虜。

於是他安全而且得救了。

可是現在他的生命雖受着中國軍隊的保護而安全了，他的心却被新處殊異的環境，過去一週間血肉濺飛的火線生活的慘酷的印象以及浮上心頭的三十餘年來種種瑣碎的回憶所襲，而使他不能安睡，他聽着同房的伙伴呼呼的甜蜜的睡去，他也想擯除了一切雜念，閉起眼睛睡。於是嘴裏暗數着：「一二三，一二三，……」可是不一回種種念頭又不住地湧了起來。他就禁不住睜開眼來。

他看着月光透過鐵格的窗子，照在他床上，鐵格的花紋清晰地印在他的被單上。初秋微寒的風不時地一陣陣送來，使他把被單裹緊了一點。他仰頭靠近窗口望望，看見月色浴着大地，遠遠的屋頂，近處的樹巔，都顯得柔和秀美。他重復把頭枕在床頭時，側耳靜聽，四周寂靜無聲，只有前而廣場上夜哨來往的步武聲，以及偶而從遠處傳來的一二空吠聲。

中山由太郎並不是一個懦弱者，但也不是一個意志剛強的辣手者，他知道當俘虜原是可恥的。但是他更明白日本的屢次出兵侵略中國，破壞東亞以及世界的和平，完全是強姦了民意的一種充分的顯露了帝國主義的殘酷的面目的侵略政策。民衆不僅絕對的不需要戰爭，而且反對戰爭。他們也無力負擔這戰爭。但是在軍部的淫威之下，民衆敢怒而不敢言。戰爭成了少數在華的狂妄的少壯軍人升官發財的工具。他們吮吸着民衆的血，搜刮着民衆的錢，却驅使着奴役着民衆，使他們奔向死地，而肥大自己的聲望，造成虛張聲勢的所謂皇軍的威儀。他們已完全變成獸性的人；他們的膏藥旗，

也變爲象徵着他們六千萬人民的一團血印。

「華北事件」爆發後，中川由太郎突然接到徵發的軍令。無數的壯年無可奈何地被徵發了。和大家一樣，中川由太郎不願作一個侵略的軍士，他知道一個真正的軍人應該爲正義爲公理，爲保護大眾的利益而戰，他的血不能爲這班狗蛋的狂妄的武力主義而流。但是怎樣去逃避這徵發呢？中川由太郎甚至想到自殺。他已把鎗口對準着胸膛，但一轉念，他覺得要殺死一二個狗蛋而死才甘心。他把這心願暗藏在心底。但到上海等到第一仗敗下來時，他就親見一個他所不認識的伙伴幹掉了率領他們這一大隊的最高官長而擲棄了鎗，作了中國的俘虜。而這個伙伴現在正睡在他對面，和他成了莫逆之交了。

「爲了不願意和同是在帝國主義壓迫下的中國民衆作戰，擲棄了武器，作了他們的俘虜，不算

是恥辱者吧。」中川由太郎這樣返覆地想着，而也返覆地肯定着。

（吶喊）

## 虹口在火燒

白兮

街頭的轉角，擁護着大堆的人兒，他們都仰着頭，向着虹口的天空眺望着。

濃烈的黑烟，正蓬蓬勃勃地冒着天空。太陽已失掉她的輝煌的光彩，半個天空變成鬱怒的灰色了。

「造他格媽媽的！東洋烏龜真不要臉！他們只會燒我們的房子，不會打勝我們的中國兵！不要臉！……」

說那話的人，向着火燒的虹口的天空；聽那話的人們，也都仍向着火燒的虹口的天空，好像說的，聽的都沒有那句話，大家的嘴巴里，只是：「不要臉！不要臉！」地，向着濃烈的黑煙痛罵着。

濃烈的黑煙，還是蓬蓬勃勃地冒向天空。一個顫蕩的嗚咽的聲音，從這堆人羣中發出來：

「菩薩喇！別燒着我的家吧！」

許是因為那話有點特別吧，大家的頭部不約而同地轉過來集中到那個說話的人去。那是一位老太婆，幾根稀疏的黑頭髮里，銀灰色的髮絲顯著地爬了出來。她的眼睛因被淚水弄潮濕了，所以變得有點紅紅了。嘴巴許是因為門牙都脫落了吧，陷了進去，一癢一癢地，像在吞飲着一杯苦藥。臉上的縐紋裏，正發射出內心裏深沉的痛恨。

人們都歎息了。

一個年青的矮傢伙，看模樣兒，倒，是個什麼學校裏讀書的學生。因為他那件破了的白襯衫，跟他那條窄窄的黃布西裝褲，鼻樑上又架上一副近視眼的眼鏡，這些，都給人有一種「他是個學生」的那種感覺，雖然他的衣服是既破，並且是又髒。就是他，向着那位老太婆，用着兒子安慰母親的口調

說

「老太太！勿要難過吧！在前線，我們的兵士們，爲着我們的中國不被東洋強盜滅亡，爲着我們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的中華同胞，不做東洋強盜的奴隸，我們正在跟着敵人浴血抗戰，把他們的生命也犧牲呢！老太太！我們燒了房子，不算什麼的！」

老太婆臉上那些痛苦的縐紋，有一點展開來了，她朝着那個矮傢伙，點着頭兒。人們像受了什麼妖術一般，都說起話來了：

「一條命跟一宅房子比起來，那房子還算得什麼呢？」

「算你有十萬廿萬的家產，人死了還有什麼用？」

那個矮傢伙却插了一句：

「所以有錢的，在這國家危急的時候，都該把錢捐給國家呀！」

話題並不因那句「插話」而改轉，大家還是談着兵士犧牲可寶貴的生命，人民的財產的犧牲，並不是算得什麼的話。

談呀談的，大家的頭兒又都轉仰到火燒的虹口的天空去，濃烈的黑烟，比先前更蓬蓬勃勃地冒向天空。

大家都沉默着，抬着頭兒眺望着。

忽然，像鐵匠把大鐵錘打到鐵砧上去——噹！一句激越的話不知從誰的嘴巴里擊出來：



「你燒吧！你頂多燒掉了我們的屋子，却燒不了我們一顆火熱的心啊！」

濃烈的黑烟，更蓬蓬勃勃地向着天空。太陽更失掉她的輝煌的光彩了，半個天空因着黃昏的即將降臨，從鬱怒的灰色中，透露出微紅的火光來。大家擡首仰望，心頭里，都深雋着剛才那句話：

「你燒吧！你頂多燒掉了我們的屋子，却燒不了我們一顆火熱的心啊！」（救亡日報）

## 大鵬

柯 靈

嗶嗶的歌聲劃過晴空。它們三架一列前後兩排的陣容，儼然是天上堅固的堡壘。

航空員閻海文，爽颯的青年軍人，坐在那以海鷹般的雄姿展翅疾行的戰鬥器上，聽着莽蕩的風聲，忽忽的從耳邊過去，心裏起了一種不可抑制的激動。

天幕是一片澄碧的海，太陽雖然將落，還在空間遍佈着莊嚴的金光，遠處有幾堆白雲，鳥嶼般幽閑自在地浮着，一瞬間，却已經來到眼前，接着從腳下倏然流逝，遺落在後面了。

閻海文在機前端坐着，有如威嚴肅穆的天神，在嗶嗶的機聲中，他的靈魂也在不住的飛騰迴旋，跟着浩蕩的天野，拓展得無限壯大。他的心裏鼓盪着一股猛烈的熱情，興奮而緊張，像期待着雷霆般的壯劇的啓幕。

他不自禁地低頭向大地鳥瞰一下：後面是如繡的田疇，帶子似的晶瑩的河流；腳下却是緊擠着

的屋宇，瑣屑和堂皇的建築物，街道替它們劃出許多方格，像一張棋盤。人們稠密地在路上跑，望下去，成了蠕動的奇小的生物。南邊遠處的市廛，因被敵機所襲擊，有幾處斷壁頽垣，吐出殘骸，升起黑烟；市內高建築上直立的烟突，却幾乎全停止了呼吸。這被威脅的都市，受創的祖國河山，似乎正在對他作着鄭重的囑咐；而地上的人衆，徬徨在砲火中的同胞，他知道，無不昂首向天，在對他們投着熱切的期望。

他輕輕紆一口氣。

這老大的民族，苟活在地球上，含羞忍辱的歲月，也應該捱得夠了。說是因為酷愛和平，年年受着鄰國的宰割；但誰說真正的和平，不該向戰神尋求呢！四十年的深仇和血債，現在是到了清算的日子了。當第一響抗戰的砲聲，震碎上海的和平時，這青年軍人週身的血流，就開始鼎沸起來。

他想起幾年來在國人臉上所看到的輕蔑。因為不抵抗的屈辱的歷史，提到軍人，熱心人的眼睛裏，往往立刻射出鄙夷的顏色。在某一次的宴會裏，一個魯莽的生客，談起時局，並且當衆調侃似的問他說：「怎麼中國飛機不打日本的？」他氣得臉色發青，當時真想跳起來給客人一點教訓，結果却祇好以苦笑回答了侮辱。

現在可終於到了洗雪一切恥辱的時候。

他又想起這一次出發時，親友們對他的餞別，琥珀色的酒，晶亮的杯，熱情的鼓勵，却沒有一點離

別的惆悵。但最忘不了的是他的月蘭給他的溫慰，臨別時擁抱着他，眼睛裏激動得流了淚。「我每天望着上空，望着你，望着我們勝利的消息！」她顫聲說，最近寄來的信裏，還重覆着這幾句話——這信現在他還珍藏在飛行帽裏面，他禁不住激情地在頭上撫摩了一手。

每一次出征的時候，想起這些，他就增加了更多的勇氣。

「不會辜負你們的！爲了民族的生存，我決計獻出自己的生命。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他在心裏唸着堅決的誓言。一推機頭，略略加快了速度。迎面的風聲，立刻顯得更加猛勁。恍惚間，他覺得自己已經化身爲一隻期期霄漢的大鵬，他決定要在歷史的大軸上，寫下酣暢淋漓的一筆。

鐵鷹的陣列，漸漸飛近上海的核心了。  
砰砰！  
砰砰！

一種連續的爆炸聲，忽然在前面發出，跟着這聲音，很快的，青空間開出木棉般朵朵白花，接着又慢慢的融化爲淡淡的烟縷。

對着它們，閻海文祇投了輕蔑的一瞥。三架一列的飛機，依然向高空從容前進。

黃浦江，帶着沉鬱的面貌，已經在眼角下閃了出來，褐色的濁流反映出白光，水面氤氳着一些蒼茫的薄霧。沿江相接的桅檣，就像浮在水面的鷺鷥。其中的許多兵艦，頂上各飄着一面小旗，小到幾乎看不清楚；插着太陽旗的幾艘，像受了什麼震懾，砲口向天，慌亂地搖幌着。「砰砰」的聲音就斷續地

從那裏發出來。

「算了吧，你們帝國的武士道精神！」閻海文想着兩天來作戰的經驗，沒有遇到過一個較強的對手，禁不住有些好笑。他想：「我們還沒有飛到你們身邊，就這麼張惶的胡亂發砲！」

兵艦上的高射砲聲，更顯得連珠般的緊密。同時鐵鷹的陣列，一下子四面分開，最後的三架，祇在雲中盤旋了一個大圓圈，就直撲着黃浦的上空。

海文回頭一望：他的三個戰友，已經在密集的砲聲中，襲擊敵兵的軍艦去了。他暫且不管這些，挺一挺胸脯，把機頭正對着北面。

天幕的澄碧的顏色，變得重濁了一些。夕陽由左邊通過雲層，從下向上，射出一排金箭。等到背後迫切的高射砲聲逐漸遠去，耳畔祇剩着機聲與風聲的交響時，就看見前面市廛間的烟霧迷漫的光景。

那正是被稱爲「神祕之街」，而現在已經變成了戰區的兩軍對峙的所在。

街道像是死去了，不見一個人影。許多建築物早成了廢墟。萬靜中，偶然有幾下槍聲，在低空流過。

這情景使海文有些緊張，而且憤怒。一股復仇的火從心裏燃起，使他牙癢癢的，要破壞什麼，今天他的轟炸的目標，被隊長指定是那兀立在虹口公園旁邊的日本陸軍司令部，他對自己下一個命令：今天一定要使那固執的強盜的巢穴，在他手下毀滅，至少是受傷。

他坐下的鐵鷹，便更快的向前猛進。

但正當這時候，他發見右邊的天際，有三隻蜻蜓似的黑影，正向着這邊飛來。

不到兩分鐘，黑影很快的放大，移近，銀灰色的身體，兩翼漆着的紅點，也可以看得分明了；最後，它們終於逼近到幾丈以外的空間，橫刺裏衝了過來。

北飛的三隻鐵鷹也條的飛散了。

「來得好！」

閻海文暗叫一聲，祇一剎那間，他所駕着的飛機，就流星似的向下直落，一個鴿子翻身，又筆直的反射回來，撲向敵機的當頭一架。

格格格格……

機關槍同時發出了無情的擊射。

六架飛機的劇烈的戰鬥，就在平靜的晚空開始。

被海文所襲擊的一架，因為迅雷樣的進攻，像驚弓的鳥，慌急的掉過了頭。一陣爆碎的火星，跟着栗亂的槍聲，接着也就掃射過來。可是還沒等它掉過身，海文已經翻到它的背上；機關槍又給了一次措手不及的射擊。

火星撩亂的迸舞，密得沒有間隙的機關槍聲，下面敵兵陣地中發出的助戰的高射砲聲，六架飛

機上下盤旋，翻騰，金屬振動空氣的嗚嗚的巨聲，交織成一種瑰奇的音樂。

海文感到痛快，這痛快是他從來所未曾經歷的，因為他現在正用自己的雙手，在打擊着狂暴的民族的仇人。他興奮得額上滲出珍珠似的汗滴，却從容地操縱着武器，免起鵲落地和敵機搏鬥。在每一次握住槍鈕擊發的時候，他就咬着牙關，暴怒地睜着發光的雙眼。

敵機的射擊手，被海文擊傷了。

混身銀灰的敵機，欹側地轉了個彎，血紅的太陽章在夕輝裏一閃耀，便狼狽地敗退了回去。

「祇會屠殺難民的孱頭！」他痛快地啞了一口，緊緊迫在後面，撇下了還在和敵機劇戰的兩個同伴。

看着那受傷的敵人，曳着尾巴在前面倉皇的疾飛，漸漸遠去，遠去終於又小得像一隻蜻蜓，海文混身通過了不可形容的快意。可是他並不窮追。「好，暫時饒了你！」他叫着，飛機昂着頭很快的向上一竄，已經隱沒在一片肉紅色的雲層裏。

他的目力炯炯的直射着下面，穿着雲層，悄悄地打迴旋。

一片冒着烟燄的市房，看見了；一方綠茵似的公園的草地，看見了；敵人陸軍營壘的司令部的高建築，終於也清楚地呈現在眼底下……

海文準對着這目標猛力地一扭轉輪。

嗚……尖銳而急迫的一聲，閃電似的，一駕飛機從雲端裏斜着，身體像鷹般直劈下來，以不可逼視的速度，在那兀立的建築物頂上劃過，又箭一般向高空直射。於是地下立即爆發出一個驚天動地的巨響。

飛得沒有多遠，機身劇烈的一搖擺，彷彿就要墜下；他仍然向前飛，掙扎着飛出了敵兵的陣地，背上却已開始感到焦灼般的炎熱，迷漫的黑烟，燻得他連眼睛也睜不開。趁着風勢，熊熊的火舌在機尾上煉着，它的身體快要支持不住了。

「完了！」他帶着萬分痛惜的心情，怔了一怔，彷彿悼傷一個殉難的戰友。但終於堅決的站了起來。

雙手搭住機門，縱身一躍，海文已經飄然墜下，背上的降落傘，隨着翕然開張，他的身子便懸空搖宕着。

他仰望那受傷的鐵鷹，頭向着地，像被旋風所席捲，骨碌碌翻着筋斗，彎彎曲曲的跌落下去，像一條受傷的火龍，尾上燃燒的烟焰，在空間畫了些彎曲的黑線。

一種極其複雜的情感，忽然擒住了這年輕的軍人。

沒有恐懼，也沒有懊喪；但像失去了一位密友似的悼惜的心情，一時却再也擺佈不開。一種近乎失敗的空虛，也暗暗的爬起來，在啃噬他倔強的心了。

他一任白色的傘子掛着，在霞光璀璨的空間，慢慢向地上飄墮。

當他身體將要倒地，意識突然醒覺的一霎時中，他却惶恐得幾乎要驚叫起來了。

那是一個僻靜的街口，沙袋和鐵蒺藜當路攔着。一羣武裝的動物，擎着槍，抬起頭，用獸性的眼光，叱咤地一齊環伺着，準備擒獲一個英勇的敵將。天！這是什麼地方呢？他竟落到敵人的陣地裏來了。

但連驚叫一聲都來不及，海文的雙腳已經着了地。環伺着的幾十個敵兵已經圍了上來。

海文一手拉脫了降落傘的帶鈕，一手拔出腰間的手槍，一個箭步，跳到了沙袋旁邊，堅定地站着，就如一座壁立的危崖，一個神話中的巨人。

這時候，他的心反而平靜了，他現在祇有一個堅決的意念：因為他明白自己已經完成了一個光榮的結局。

然而敵兵祇三面包圍着，拿槍口對住他，逐步逼近，却並沒有開槍。

一個滿臉橫肉的敵兵的軍官，在人圍外向他做着手勢，喃喃地說着話，要他丟掉武器，把雙手舉起來。

「還想我成爲你們的俘虜嗎？」海文憤怒地想，像受了更大的侮辱。他猛然一揮手：

「滾開！」

這樣叫着，像一隻怒吼的獅子。同時舉起手槍，祇「拍」的一響，敵兵就跌倒了一個。重重的人圍，



也猛吃了一驚似的，呆住了。

拍拍！

又倒了兩個。

彷彿出了那滿臉橫肉的軍官的意外，在槍聲裏也變了色，站到一個可以掩護襲擊的地方去了。一面却依然高聲嚷着，指揮敵兵來擒這矗立在一邊的倔強的戰士。

敵兵繼續把人圍縮緊，逼近來了。海文又開了一槍，他們就又僵了似的呆着。

海文看看當面的卑怯的一羣，他忽然感到了無上的驕傲和得意。但他看一看威脅地向着敵兵的手槍，心裏計算一下：這裏面祇存着最後的兩粒彈了。他想：應該好好的用掉它們，不空費一粒。

在非常短促的時間裏，他又想起許多朋友的熱情的鼓勵；還有他多情的月蘭對他的流淚的叮嚀。也許她現在正在遙遠的家鄉，向天際凝望着吧？可是……他幾乎禁不住有點酸辛，要流淚了。却終於坦然的望着垂暮的天空，祝禱似的說：「永別了，我的月蘭，我的親愛的朋友們！願你們努力！」他想，這樣的結局，大概對得起她們，也對得起自己的了。

於是他嚴霜似的臉上，通過了一個瞬息即逝的莊嚴的笑影。

四圍的敵兵，終於逼近了海文的身邊。

他照舊兀立不動，用手槍對着當頭的一個，「拍」的射擊了過去。看着那小兵應聲倒下，他這才

從容地舉起一手，又獅吼般叫一聲：

「中華民國萬歲！」

然後將手槍口抵住了自己的太陽穴。

拍——

壁立的危崖般的身體，驀然崩陷了下來。一支股紅的血流，掛到了海文的微笑的頰上。

他彷彿安靜地睡了。

爲這青年空軍的壯烈的最後，敵兵都震懾似的在暮靄中頹然低下了頭，一羣石像似的，許久沒有動靜。

（民族呼聲）

## 姚營

黃大白

從下午起，寶山礮台灣綫的血戰，又猛烈地展開！持續了幾小時，直到將近黃昏的時候，礮火才漸漸地稀鬆下來。經了我們神勇剛毅的戰士們，拚死抗戰，終於把企圖從礮台灣攻襲寶山城的頑敵，掃蕩得豕突狼奔，竄回了原陣地。

現在大礮的吼聲是靜止了，前綫祇有砰砰然的若斷若續的步槍聲，那是雙方警戒哨的相互的射擊；然而這僅僅是片刻間的甯靜，理由是：夜色正在逐漸地加濃，而最壯烈的戰爭，也往往在夜色的

掩蔽下展開，經驗確會這樣告訴了每個參加作戰的將士們。

于是軍事上一切整理和補充的動作，就趁這片刻間的寧靜，在加速度地進行着。經過數小時奮勇殺敵的戰士們，現在也得利用這機會，鬆一口氣，舒散一下疲勞的筋骨了。

二十來個弟兄，圍聚在一處，他們熱切地相互地慰問着。對於這一次犧牲的弟兄，現出無限的愴痛！——與其說是愴痛，不如說他是一種深切的同情和敬仰，反而來得真確。因為他們常常拿一個弟兄的死，說是「走紅運」了！誰都認識這是一個神聖的民族抗戰，而這樣的死，正是一個軍人的光榮的歸宿哪！

「大家都有些累了吧？弟兄們！」一個中年的士兵，開始了談話。

「那裏他媽的，愈打愈有勁了！你瞧，我們的班長張大哥，多有本領？剛才衝鋒的時候，他就連殺了四個小鬼，那才累呢！」

「嚇！現在就講什麼累不累？這次我們的戰略，就是穩紮穩打；步步為營，那時間長啦！」張大哥抹着額角上的汗粒，挺了挺他那結實壯健的身子說。

「對啦！這次我們抗戰，一定得持久才行！日本小鬼作戰的能力，我們是嘗試過了，他們都是些貪生怕死的傢伙，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

「可怕的倒是武器！他們什麼東西都比我們好，最討厭的却是停在浦江中的敵艦！陸戰隊登陸

作戰時，海軍砲就成排的向我們的陣地轟……」

「他媽的！光靠武器好有什麼用？我們有着比武器更厲害的東西——那就是肉彈！我們大家都不怕死，日本小鬼就做不到，他們只會向人家叩頭求命，這樣的士氣，怎麼能打勝仗？」

「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到那時，嚇！我真會發狂，我一定得痛痛快快地醉一下。」

「勝利只是時間問題，可是慶祝勝利却未必會輪到我們！」

「那就誰都保不穩啲！可是我們不預備重大犧牲的代價，一定不會得到勝利的結果的！」

「對啦，營長不是已經下了命令，要我們和寶山城共存亡嗎？那就是這個意思了！」

「能夠死在戰場上還不夠光榮嗎？那才是軍人的真價值……」

紅十字的救護車來了；牠打斷了戰士們的座談。幾個穿着黃制服的救護人員，督率着扛夫，把受傷了的將士們一個個用抬架來搬運到車上，匆匆忙忙地運回了後方醫院。

運輸隊也在這時候出現；牠是從後方裝來了大批的乾糧。一個值星班長把那滿裝着麵包的竹簍子，拖近了戰壕旁，按着人數來支配。軍隊中所特有的鐵的紀律，在戰地上却依舊嚴厲地保持着；正和平時在營房中一般。雖然每人僅僅分得這麼小的三只麵包是怎樣也不夠使大家一飽的；可是正爲了民族國家的關係，誰都心安理得的聽候支配，連怨艾的詞色都一點也沒有。

他們愉快地啃嚼着，隨意的談笑。忽然，有人想起上海熱心的太太小姐們所捐贈的慰勞袋來了。

那是在前綫作戰的弟兄，每人都拿到過一份的。這慰勞袋的形式不一樣；但一般的表示了捐贈者愛國的赤忱。裏面裝滿了罐頭和糖果牛奶一類的東西。現在吃麵包的罐頭便成爲唯一的需要品，引起了戰士們的迴憶來了：

「誰還有什麼剩下來的罐頭？拿出來給大家吃掉牠。」

「老陳那裏還有兩聽紅燒牛肉。」

「拿出來充公！」

「不行！平均分配了的，你們浪費到我頭上來，那不行！」

「在火綫上還是這樣的老脾氣？捨不得嚇老陳，小鬼的補充部隊到了，今晚上一定還會來一次夜襲的！我們奉命要死守住這寶山城，那我們說不定什麼時候要死……！」

「對，張大哥的話才對！不過，我們雖然不知道什麼時候死；可是我們死在這裏是決定了的。蘆溝橋是二十九軍的墳墓，這寶山城可以說是我們姚營——姚子青營的墳墓啦！」

「得了！得了吧！」老陳忸怩地說：「這時候我們的生命尚且不惜犧牲，認真還捨不得這些東西？我祇剩兩聽罐頭，你們一起拿了去得了……！」

突然，前綫的步槍聲繁密起來！這却不能不使我們那些正在緊張的安閒中的戰士們，收拾起浮在嘴角邊的笑影，和任意的談吐；也無閒再顧到吃的問題；而立刻沉浸到更緊張的形態中了。

于是散處在工事後面的戰士們，就開始出動，他們來不及整理身上的軍服，他們只把放在身旁的鋼盔戴上了頭，便跳下戰壕，各人佔好了自己原來的據點，沉毅地應付着。幾分鐘後，他們已經把一切都配備好，準備應付那未來的變動。

第一個大礮的怒吼聲，突破了機步槍的繁囂的雜音。成隊的敵機也在頭上出現了！往復地盤旋着。轟地在五千公尺左右的高空，有一個小小的球形的東西，從一架敵機上擲下來。到得中間，輕輕的一聲爆炸，便變成了五把絲傘樣的形體，在空中隨風飄蕩。陣地的一角，便被照耀得通明，那就是指示目標的照明彈。

「轟隆！——轟隆！——轟隆！」

掩護着步兵的挺進，敵方的海軍礮，從停泊在礮台灣一帶浦江中的敵艦上打來，是那樣的密集呀！每隔一分鐘就來一下。隨後，簡直是整排整排的轟了！

在城市中，屋子稠密的地方，騰起了火燄，直冲到半天。一架敵機，在完成了牠那投擲燒夷彈的任務後，還在火光中盤旋。那些被家業拖累和沒有能力離開這祖基的人，現在便不能再躲在屋子裏，活地被燒死。他們扶老攜幼地往戶外逃。一片淒厲的哭聲，一幅離亂的圖畫呀，夠多麼慘？可是在熊熊的火光下，開開開地一陣響，敵機上的機關槍，就對準着這無辜的一羣，密集的掃射，把你送回到老家去吧？——連逃生的機會都沒有哪！

深秋的夜風，把混和着血腥的彈藥的氣味吹着，擴散到全個戰地，每一個戰壕的角落。這氣息強烈得刺鼻，帶着苦澀的滋味。

有幾顆炮彈，掉在陣地前後幾公尺的地方，于是大地發着怒，咆哮起來，有好幾座戰壕被炸塌了。這樣猛烈的砲火，往往使我們懷着壯志，準備效命的戰士們，連抗戰殺敵的機會都沒有，便成爲「國殤」！現在不知又有多少勇敢的戰士，被活埋在泥淖中，使他們英雄無用武之地了！

敵人的重轟炸機，又開始向陣地投彈了！地面被炸成了無數的大窟窿，他們海陸空三軍同時策動，想把我們的陣地炸成一片焦土；可是我們作戰的計劃，正是焦土抗戰的計劃呀！

戰士們蟄伏在壕裏，像沉摯機敏的狸奴伺候着耗子那樣地作着勢，一動也不動。碎彈片和泥塊滿天飛舞，打到他們的頭上，身上。

又有一座戰壕被炸毀了！裏面跳出了一個年青的弟兄來。他的臉脹得發紫，這樣過度猛烈的刺戟，使他不顧一切地拿了槍，拚命地往前衝；可是立刻給另一個弟兄把他抓住了：

「站住！你想送死嗎嚇！」

他被抓進了另一座戰壕；但他那激越的情緒，依舊克制不下，他圓睜了眼睛，大聲的吼：

「好老張，是你嗎？死守，死守着，讓敵人的砲火燬滅我們是辦法嗎？我們一營人就有三分之一是這樣犧牲了的！這樣死得太冤枉，我受不了……！」

「衝出去就有辦法嗎？嚇，好小子！你不能不顧到自己軍器的性能。我們的射程，還夠不上這麼遠的距離——你不能發狂！」

那青年的弟兄似乎清醒了些，他將身子斜倚着戰壕，好像在想什麼心事了。一小時以後，猛烈的砲火漸漸地疏遠了。

「我們抗敵的時候到了！」這是老張的聲音。他在告訴那青年兵，同時自己却敏捷地跳出了戰壕，更招呼着他的夥伴，把一挺輕機關槍移過去，在那被敵火轟燬了的城牆的缺口處配備着，對準着敵方，密集地射擊起來。

衝鋒的號音響起來了！這正是我們神聖抗戰和民族解放的呼號！這悲壯的號音，燃起了每個戰士的民族仇恨的怒火。像電一般「殺敵致果，保衛祖國」的意識，強烈地通過了他們的全心靈。他們肌肉僭張，緊咬鋼牙，每個人都抱着「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的決心。」

「殺！殺！殺！殺！」

「殺！殺！殺！殺！」

從四處八方湧起了這海嘯般的雄壯的殺聲。在閃爍的砲火下，只見無數發着光的頭盔和鋒利的槍刺，像流星般的在閃動。

「殺！殺！衝過去！」



大家聽出這是營長的喊聲，戰士們的精神更振奮了，他們順着那聲音的方向瞥了一眼，看見姚營長正越過一個砲洞，高擎着手槍，勇猛地往前衝。

忠勇的弟兄們，跟着他直衝到城外。突然有一種滯重的輪轉聲，從右前方傳來，軋軋的震破了耳膜。這聲音愈來愈近。好幾輛坦克車在前方五百米左右的，地帶出現了！長長的一連串——是一個連的縱隊的行進；牠轉了方向，鋒銳地從正面衝着過來。忽然，牠又變換了橫一字的隊形，機槍的子彈，像噴泉般地從牠身上冒出來，四輛坦克車排列着突破了警戒綫！

弟兄們都了解用怎樣的方法去對付這龐大的東西，具有摧毀能力的小加農砲，惜乎沒有；可是手榴彈和密集的機槍，現在正可以抬起頭來，把剛才從大砲身上受來的委屈，痛快地報復一下了。

他們把一切的火力，都爭着集中到坦克車身上，迫擊砲和機關槍，竟成爲這時候的主要的戰具了。牠們密集的射擊，那清脆的聲音，却和大砲的粗狂，截然不同：大砲是近于醉漢的無禮的漫罵，這却簡直是小姐們連合起來奏唱的音樂了。

有一小部份弟兄被飛調着向左翼包抄上去，攔襲那掩護在坦克車後面的敵人。

於是慘烈的肉搏開始了！弟兄們都像發了瘋，見着敵人便刺！耀眼的刺刀，這時候都血淋淋地變了色。這是仇與恨的宣洩；鐵與血的交流。

伏在城牆缺口那地方的機槍手張，這時驀地跳起身來，把一挺輕機關槍的射擊的任務交給了

旁邊的夥伴。

「來！老陳，你替我擔任這工作，你趕快瞄準敵方坦克車的視孔，密集的射擊，一刻也不能停留！」

他說着已經把自己腿上的幫腿布解下來，將放在身邊的幾顆手榴彈，搏成了一捆，挾在腋下，望準了前面的方向，匍匐着前進。他把身體緊貼着地面，不敢仰起頭來。打前的一輛坦克車駛近他臥倒的地方來了！他便停止了活動，直等牠到得身邊，才機敏地迎了上去，把那整捆的集團手榴彈，向那坦克車的輪帶下這麼一塞：

「蓬——轟！」

這動作發生了很大的效果，這烏龜形的龐然大物，立刻給炸得不能動彈了！跟在後面的幾輛，也受了相當的障礙，不能再暢快地行進。然而我們那忠勇剛健的戰士，却也給炸彈的碎片擊傷了！

他的小腿被炸去了一段，血汨汨地正從骨節裏流下來，像一個脫了節的自來水管。他的神志模糊了十幾分鐘後，又清醒過來。他在軍服上撕下了一方，裹住這創口。他忍着痛，爬回到城牆缺口的老地方。一挺輕機關槍依舊好好的架在那裏，可是已經沒有人把守了。他慘厲地發着喊，又向前爬了幾步。忽然有人在招呼他了。可是那聲音抖顫得很厲害：

「老張……怎麼你也掛了彩啦！」

「嚇，老陳嗎？痛快！一輛坦克車……完了！怎麼，你……我們的人呢……！」

「這裏還餘一排子彈，我們什麼都完了……只有這一排……子彈！」

「不開掉牠做什麼……你，你還是老脾氣，捨不得嚇要命……」

「我也受了傷啦……我的手臂不中用了！……我的班長！他們的武器實在太好，我們抵不住！我們的一營人統統完了……我親眼看見營長裹了傷……裹了傷又衝上去……」

「沒有重大的犧牲，怎麼會得到最後的勝利……這樣的死是……值得的……你不要老捨不得！你也許會醫得好的……你得再上火線來殺敵！……你要踏着我們的血跡前進……嚇……最後的勝利……總是我們的……總是我們的……」

他的聲音細弱得幾乎聽不出來了；他癱癱着，喘着氣。過多的失血，使得他的面孔發青，他的眼睛正往上翻，失去了原來的光芒。他不能再看見什麼，他只聽見敵人的鐵蹄潮聲似的衝進這缺口的地方來了！他緊握雙拳，掙扎起來，又橫倒下去。他的最後的生命力告終了！可是愉快的笑影，却浮上了他的嘴角。

（建國月刊）

# 12  
635519

82

# 戰時小叢刊

1	飛將軍抗戰記	鄭振鐸等著	一角六分
2	八百孤軍	田漢等著	一角八分
3	魯迅與抗日戰爭	巴金等著	實售二角
4	鐵蹄下的平津	阿英等著	實售二角
5	轟炸下的南中國	曹聚仁等著	二角四分
6	漢奸現形記	冰瑩等著	實售一角
7	東線血戰記	曹聚仁等著	一角二分
8	西線血戰記	長江等著	一角六分
9	北線血戰記	徐盈等著	一角二分
10	抗戰將領訪問記	郭沫若等著	一角五分
11	毀滅中的日本	郭沫若等著	一角五分
12	戰地歸來	田漢等著	實售二角
13	戰時的後方	張天翼等著	實售二角
14	東北抗日義勇軍	于友等著	一角八分

戰時出版社刊行